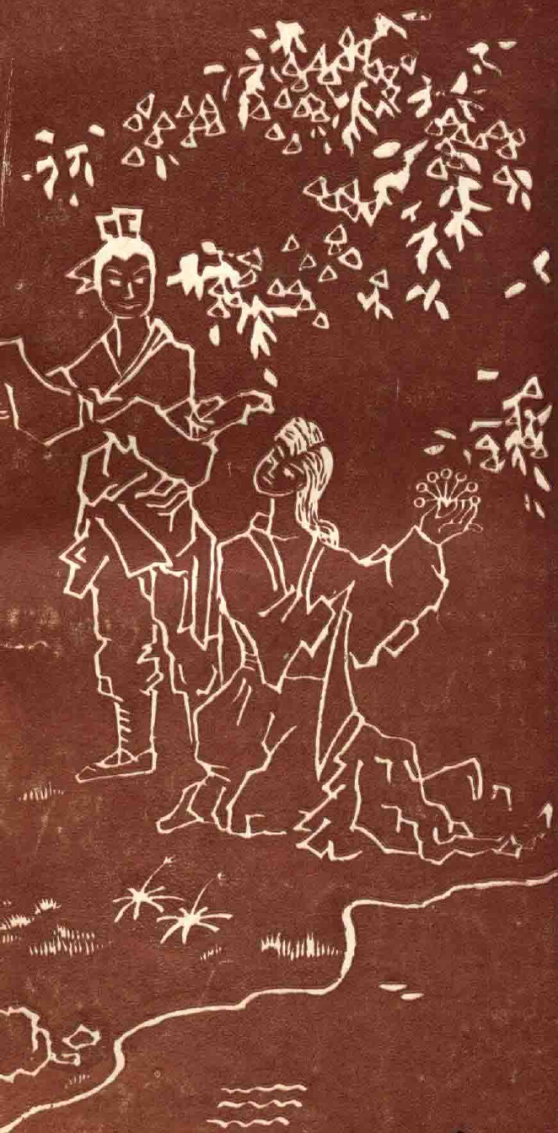


耕郎与三妹



吉林省抚松县文化联编

柳郎与三妹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一)

吉林省抚松县文化联编馆 编

编委顾问：康庄、梁之

主 编：仁和

编 辑：德富

校 对：晓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内部资料)

印刷：撫松印刷厂

一九八五年八月

前 言

撫松县位于長白山西麓，系人參之乡，也是人參故事之乡。多少年来流传着悠美动听的人參故事、传统故事、狩猎故事以及抗联故事等等，其影响已至国外。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是我国民间文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如今根据中央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委员会的有关通知精神，我们编辑了这本民间故事集（以后还将编辑歌謠、民諺等），供有关部门研究、存档并提供給广大群众閱讀，乃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共汇集了四十五篇文章，計十二万字。其中有人參故事、抗联斗争故事、风物传说、传统故事、动植物故事等。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省、市級以上报刊杂志，但已出单行本的（如《長白山人參故事》、《熊大王断案》、《撫松地名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沒有选集。

在編輯过程中，得到了撫松县委宣传部、县財政局和文体局的大力支持，原通化地区文联秘书长今新同志也給予了热情关怀，于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編輯人員极少，且水平尚浅，缺点固存，如此奉現讀者，承蒙批評校正，以利今后的工作，不胜感激。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人参故事:

柳郎和三妹.....	梁 之	1
✓小猪倌得宝参.....	康 庄	9
虎参.....	聞守財	14
刺参.....	聞守財	20
小二姐上車.....	梁 之	27
人参芦头的传说.....	张志强	30
戴紅兜肚的小孩.....	张志强	35
兰五放山.....	苏志春	37
父子挖参.....	梁 之	43
宝叶.....	刘宏之 岳 青	50
深山世代有琴声.....	楊万久	53
宋大媽放山.....	楊万久	58

抗联故事:

血泉.....	孙德元	64
楊司令智擒伪警察.....	张志强	69
送寿礼.....	聞守財	74

传统故事:

✓采珍珠.....	梁之 康庄	81
-----------	-------	----

千里寻兄为救母.....	梁之	84
✓审青羊.....	康庄	90
✓师母.....	康庄	94
高柱和独瓣姑娘.....	梁之	97
徐郎修路.....	王德富	100
葱鼻涕的由来.....	黄连	103
买话.....	徐平	104
粗中有细.....	岳青	108
长寿钱.....	姜铁春	109
蝻蝻姑娘.....	隋永欣	117
刺柏松.....	葛宝贵	125
山边狼分尸.....	苏眉	127
“秘方”的由来.....	辛锋	129
拜菩萨.....	康庄	133
寻父.....	张洪泉	135
蛇吞象.....	张洪泉	140
宝铜锣.....	张子玉	144

风物传说：

放鹤台.....	闻守财	148
乘槎河.....	隋永欣	152
石人班的故事.....	王杰	159
干饭盆.....	刘绍元	167
龙门峰的来历.....	杨欣	171

动物故事：

牛猫和种子.....	岳青	173
------------	----	-----

獾子为啥偷人参吃.....	姜鉄春	177
嘍嘍鬼子雀.....	葛宝貴	180
小松鼠智斗大黑熊.....	戴貴琦	184

狩猎故事:

柳木匠智斗群狼.....	梁 之	186
黑老头.....	梁 之	192

花卉传说:

冰凌花和老蓇花.....	岳 青	198
--------------	-----	-----

注 释.....		200
----------	--	-----

柳 郎 和 三 妹

梁 之 搜集整理

听说这是个真事儿。

老老年以前，长白山小阳屯儿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有几十户人家，也是散居在山山岭岭里，很少有个热闹。

有一年挂锄时节，从岭前来了个唱蹦蹦的。班主叫黄横，五十多岁儿，他老婆叫李玉梅，演上装；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柳郎，演下装。三个人来到小阳屯，山里人象见了宝贝，整宿围着他们，看他们演蹦蹦，可热闹呢！谁知 沒隔多久出了岔。

一天小半夜的时候，屋里正演的红火，忽听房门“吱扭”一声，走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穿着红布衫，绿裤子，头上插一朵小红花，模样长的那个俊劲就不用提了。因山里人居住分散，相互不熟，进来个陌生人也不奇怪，大家把眼睛都盯在李玉梅和柳郎身上，谁也没在意。可有一人留心了，就是吹喇叭的班主黄横。黄横鼓着两个腮帮子，一双熬红的绿豆眼一劲儿往姑娘身上盯，把调都吹跑了，李玉梅和柳郎全愣了！

演完了，看戏的人陆续散了。黄横借上厕所的空儿，四处一撒目，只见在月光松林里，走着那个漂亮的姑娘，她不紧不慢象在水上飘一样，顺着羊肠小路由密林深处走去。黄

横差点淌出了口水，跟着就追。

虽然大月亮地儿，但山路坑坑洼洼很不平坦。黄横追了一阵子，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姑娘还是不慌不忙地往前走。黄横纳闷儿：这是誰家的姑娘，住在那儿呢？他穿过密林，终于发现了姑娘，使出了牛劲儿，窜上去扯住姑娘的袖口，才要去抱，姑娘一甩袖子沒影了。

山上累坏了黄横，屯里急坏了李玉梅和柳郎。李玉梅和柳郎卸了装，怎么也找不到黄横了。开始，他们以为出去解手，等了一会沒回来，怕进林子迷了山，急忙四处寻找，一直窜到半夜也沒見影儿。这时，猛見黄横从林子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他老婆劈头就问：“你死哪去了”？

黄横挤巴挤巴小眼睛說：“鬧肚子，上林子解了个手”。

李玉梅不信：“这么长的工夫，掉茅坑里啦！”

“別吵了，快睡去吧”。黄横拉着老婆就走。柳郎也跟着回去了。

这是一个桶子式的地埕子，黄横临时借的。他和老婆睡在炕上，柳郎鋪了两块棒槌板，睡在灶坑前。年青人觉大，又爬了一阵子山，不一会就睡着了，打起了呼噜。傍天亮，吹来一阵山风，門裂开一条縫，把柳郎冻醒了，就听黄横对老婆喳喳：“你这个人，就是娘們心腸，你知道我干啥去来？”

李玉梅問：“干啥？”

黄横說：“来看戏的那姑娘是人參精，我一把沒抓住，撿下来一些人參叶子。要是能抓住，上船厂一卖，下半輩再也不用唱戏了。”

李玉梅高兴地問：“真的”？

黃橫說：“那還能假。明天想法抓住她！”

柳郎想起来了，是来过一个俊俏的姑娘，要是叫黃橫抓住，那不把姑娘糟蹋了嗎！我得給姑娘通个信。

第二天晚上，头一个节目是李玉梅的单出头《紅月娥做梦》，柳郎借烧水的机会坐在門前等着姑娘。月亮越爬越高，星星越出越密，《紅月娥做梦》眼看就要做完了，姑娘还没見影。柳郎想：不来自然是好。于是进屋去上装。这时，門一响，姑娘进来了，还瞋着柳郎一笑，找了个地方坐下。柳郎可急了，才想去告訴姑娘，李玉梅一个餓虎扑食抱住了姑娘，黃橫立刻大喊：“棒槌！”就見姑娘一哆嗦，真的是一苗大山参。黃橫用一条事先准备好的紅絨綫，把山参捆了起来。柳郎心里很难过，戏也鬧黃了，人也走光了。黃橫两口子扒了块椴树皮，采了些青苔，把山参包起来，放在衣箱里。黃橫对柳郎說“明天回岭前，卖了参也有你一份。”

夜深了。当晚黃橫两口子大概是得宝的原故，睡得特別香，嘴里还一个劲地說梦話：“这下好了，下半輩咱俩可够过了……”

柳郎怎么也睡不着，姑娘那和善的面孔好象就在眼前，正向他笑呢！柳郎在岭前也听說過，什么人参变大姑娘，变白胡子老头，变紅肚小孩，什么被人抓住，就放在鍋里煮上吃掉。他想：这姑娘不也会被人吃掉嗎？多可惜啊！他长叹一口气，翻了个身，听听黃橫两口子睡的正香。这时，猛听衣箱里姑娘說：“柳郎，快救救我！柳郎，快救救我！”柳郎悄悄爬起来，把耳朵贴在箱子边問：“怎么救啊？”姑娘

說：“你把繩子解开就行。”柳郎明白了。他慢慢打開箱子，摸出人參包子，一層層打開，把紅絨綫拽斷，人參在他手中一動不見了，就听門外說：“謝謝柳郎救命之恩”！柳郎一塊石頭落了地，躺下睡着了。

再說黃橫兩口子一覺醒來，穿好衣裳，打包要走，猛見箱子沒关蓋，急忙伸手去摸老山參，摸了個空，兩口子急眼了。黃橫上去踢了柳郎一脚：“別裝蒜，山參哪去了？”柳郎半宿沒合眼，現在睡的正香，猛丁挨了一腳，睜眼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他說。“沒看見”。黃橫上去打了柳郎一個耳光子，罵道：“你娘的！什麼沒看見，明明是你拿去了，還敢強嘴！”柳郎沒拿山參，心里很委屈，但又不敢說把人參姑娘放走了，真是啞叭吃黃連——有苦沒法說啊！

黃橫翻了個遍，也沒找到山參，就找來了地方小頭目屯老二。屯老二拍桌子瞪眼睛，把柳郎好一頓审，柳郎還是不知道。屯老二火了，一拍桌子喊：“給我打！”立刻上來兩個人，把柳郎按倒，打了二十大板。黃橫把柳郎五花大綁押在牛棚里，決定第二天往嶺前送。

天交半夜，柳郎在昏迷中，忽听耳旁有人喚：“柳郎醒來，快跟我走。”柳郎睜眼一看，人參姑娘站在他面前，那兩個看守東倒西歪的躺在了地上。他急忙對姑娘說：“你快走，豁上我一條命到頭了，千萬別讓他們抓着你！”柳郎一說，姑娘激動地流出了眼淚，一邊給柳郎解繩子一邊說：“別說了，快走！”柳郎說，“解开我也走不動了”。姑娘說：“背也得把你背走！”柳郎怎么好意思叫姑娘背呢，說啥也不往姑娘背上趴。這時，房門“吱扭”一聲，屋里走出一個人，見牛棚有動靜，就喊：“不好了，牛棚來人啦！”

柳郎見有人喊，推着姑娘快走，姑娘趁机抓住柳郎的手，一磨身，背起柳郎，平地一陣風，兩個人不見了。

柳郎覺得忽忽悠悠，耳邊風聲陣陣，不一會兒，風停身穩，來到一個巴山嘴子的背後，山下有兩間草房，從屋里射出一縷燈光。姑娘扶着柳郎進了屋，坐在炕上，姑娘說：

“你已經知道了，我是千年山參轉胎成人，我叫三妹。還有一個繼母住在後院，一般不上我這來，你就在這兒養傷吧？”

柳郎一听這是姑娘的屋，又沒有外人，怎么好住下呢？就說：“三妹，你的好心我知道，可我怎么好住你的屋呢，還是叫我睡在門口吧。”

三妹從頭上取下朵紅花，捏了幾個紅籽兒，放在水碗里一攪，遞給柳郎。她說：“把藥喝下，傷就好了。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么能叫你走呢！”柳郎一口氣把藥喝完，三妹又說：“親媽死的時候對我說，誰救了我的命，我的終身就……可你，什麼也不明白……”姑娘一點，柳郎倒明白了，他望了望站在眼前的三妹，真招人喜歡呀！可他一轉念，傷心地說：“我從小死了爹娘，窮得連吃飯碗都是人家的，我怎么好連累你呀！”三妹說：“我什麼也不要，我喜歡你心眼好！”說着，依到了柳郎的懷里，她又悄悄地說：“你這個人呀，你以為我天天晚上去看戲呀，我是去看你；不然，黃橫那麼壞我還去嗎？”

三妹的藥真好使，柳郎的傷全好了。他爹娘死的早，長到二十多歲，還沒有人體貼過，今天三妹待他這樣真心實意，他感動地說：“好三妹，我永遠也不離開你”！三妹逗趣地說：“你不上門口睡啦？”柳郎說：“我怕在屋里你生氣。”“傻瓜！”三妹說着，“撲”一聲笑了起來。

一晃，五、六个月过去了。一天，三妹满面愁容地说：

“柳郎，我已怀孕几个月，被繼母知道可就大祸临头了，我看还是离开这吧。”柳郎听说三妹有了喜，自然高兴；可又怕三妹的繼母迫害三妹。走吧，沒家沒业上哪去呢？就在这时，三妹的繼母推門进来了，她笑嘻嘻地说：“看三妹这孩子，女婿来了好几个月也不告诉媽一声，快請我那坐坐。”柳郎听了不知咋好，三妹的脸立刻吓变了颜色。三妹的繼母说：“走吧，酒席都摆好了！”三妹跪在繼母的面前说：

“母亲，看在孩儿的面，不要伤害柳郎，他救过我！”三妹的繼母冷笑一声，说：“你报答的也挺好啊！我告诉你，不伤他也可以，你必须馬上跟我走。”柳郎听说要領走三妹，真是晴天劈霹。他上前拉住三妹说：“三妹，你不能扔下我呀，你走了我可怎么过啊？”三妹回身扑向柳郎，哭着说：“柳——郎不知何年我們才能相見！”三妹的繼母喝道：“快走，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說着拉起三妹就走。柳郎急忙上前去拉，三妹趁机把头上的紅花塞到柳郎的手里，娘俩全不見了。

屋里空蕩蕩的，只剩了柳郎一个人。往日那种夫妻恩爱有說有笑的情景不見了，柳郎一边痛心地哭着，一边跑出門去，在山林里喊叫“三——妹！三——妹”！

柳郎从日出喊到日落，从星密喊到星稀，脸黃了，人瘦了，树枝挂破了他的衣裳，岩石磨破了他的脚掌。四、五个月又过去了，他也沒見到三妹的面。一天夜里，他手捧着三妹留下的小紅花，泪水象断了綫的珍珠，一滴滴落上来。他想起过去的恩爱日月，想起了三妹被黃橫捆綁的不幸……他忽然心里一亮，心想：三妹是山參轉胎成人，她的繼母也一

定是山參变的，黃橫能用紅綫拴住三妹，我为啥不能用紅綫拴住这个老太婆呢？从此，他决心找到三妹的繼母，設法搭救三妹。

一个大月亮的晚上，柳郎爬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林又一林，还是沒找到三妹的繼母。他实在又飢又渴，便来到小龙湾边，趴下去喝水，还没等喝，就听水底传出隱隱約約的啼哭声，細听，是三妹在哭。柳郎也顧不上喝水了，爬在沿边輕輕地招呼：“三——妹！——三——妹！”就听龙湾里說：“柳郎，我在这呢！”柳郎一听真是三妹，就要下水。三妹說：“下水也救不了我，你还是到巴山嘴的砬子上找那老太婆吧。”“你等着，我一定来救你！”柳郎說完就走了。

借着月光，柳郎来到巴山嘴子后边的石砬子，艰难地往上爬，指盖抓劈了，膝盖磨破了，岩石上留上一条血迹。他鼓足劲，坚持往上爬，几次昏过去，几次又醒来，到底爬上了砬子。砬子上有三間青砖房，一明一暗。柳郎挨个窗前細听，在东屋里传出睡覺的呼嚕声。他輕輕推开门，进屋一瞅，正是三妹的繼母睡在炕上。他从兜里掏出紅絨綫，大喊一声：“棒槌！”三妹的繼母一哆嗦不見了，炕上躺着苗老山參，他立刻用紅綫捆綁起来，揣在兜里下了砬子。柳郎来到龙湾边，輕輕地喊：“三妹，我来救你了。”說着就要下水。只听三妹說：“你把小紅花含在嘴里。”柳郎从怀里掏出小紅花，含在嘴里，往水里一走，水翻着浪花往两边分，越走越亮，不一会儿，来到一个石洞跟前。三妹在洞里說：“柳郎，我在这里！”柳郎走进石洞，三妹被鎖在里边，身旁边还躺着一个小孩。他举起一块石头，向着鎖鍊砸去，

只听咔嚓一声，鎖練碎了，三妹扑在柳郎的怀里，泪水落在柳郎的胸上。柳郎說：“你为我受罪了！”三妹說：“你为我受累了！”柳郎从怀里掏出那苗用紅綫綁着的老山参說：“她再也不会欺負你了。”三妹看了一眼說：“也叫她尝尝水牢的滋味！”說着，放进水坑里，三妹回身抱起来躺在地上的小孩，說：“柳郎，这就是我們苦命的孩子，出生在水牢里！”柳郎抱在怀里亲了亲說：“以后就好啦，咱們回家吧。”三妹扭着柳郎一笑，微微点了点头。柳郎抱着孩子，拉着三妹的手，走出龙湾回家了。

赵永福社員、68岁講述

流传地区：撫松县抽水乡

出自《民間文学》一书（1981年11期）



小猪倌得宝参

康 庄 搜集整理

說这話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咱們撫松县还没什么屯堡，虽说有几家，也是星啊蹦的，这戶那戶的住着。都是新开的地，土头好，真打粮。一到大雪封山的时候家家户户套上馬爬犁，拉上粮到临江或船厂去卖，回来的时候换些油盐酱醋和穿的用的，家家户户的小日子过得挺富裕。

黄花松甸子有戶姓李的，当家的哥兄弟多，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都挺能干，又会抓挠，日子就比別家更紅火，方圆百八十里地都知道这个李家大院。

当家的子侄輩倒有一大帮，可自己跟前就有一个閨女，叫小凤，也十七大八了。长的挺水灵的。这一天小凤对小猪倌說：“眼下正是紅榔头市。別人都进山挖棒槌，你怎么不去試試，碰巧挖个大山貨多卖几吊錢，自己也成个家，总不能在我們家呆一輩子。”小猪倌何曾不想去放山，可两手空空怎么进山？小凤这么一提，他挺不好意思，只低头站那不吱声。小凤早看透了他的心思，就說：“我这有錢，你拿去打点打点，快进山吧！”說完把錢交給小猪倌，轉身回自己屋了。

小猪倌在山里轉悠了半个多月，紅榔头市早过了，可他还没有开眼。这天他坐在垵子前边的小河沿上犯愁。心里寻思：小凤这次打发我进山，是巴望我拿着大貨，多卖几个錢

好和我成个家，这趟山算是白跑了，自己怎么对得起小凤呢？小凤对小猪倌有意，他早就看出来。小凤人品好，心眼好使，他也早就看中了。但手头没钱也不敢向东家提。本想这趟进山能得着大货卖了钱好向东家提亲，眼下什么都落空了，回去有什么脸见小凤呢！小猪倌越想越伤心，想着想着掉起了眼泪。就在这时候，不知什么鸟，扑拉一下从他头顶朝河南飞去。这下把他也惊醒了，抬头向小鸟飞的方向看，真巧，小猪倌看河南岸一棵大杨树上边的两个树杈当间，一棵独杆上托着有巴掌大一捧红参籽，红的直耀眼。他啥也不顾了，忙三火四地跑过河去，爬上树，一把就把棒槌给薅出来了。天长日久了加上风吹雨淋，两个树杈当间早朽烂了。这个棒槌正好长在那。虽说是五品叶，个头倒不大，可身条长的特别好，紧皮细纹，像个小胖孩，把小猪倌喜坏了，心里寻思：不管怎样，总算没白来一趟，赶紧打了个包下了山。

小凤一看猪倌回来了，别提多高兴了，两个人说这说那的。小猪倌一下想起来，忙打开参包子叫小凤看，那棒槌不仅身条出奇，满身直放白光。小凤家年年有进山拿货的，也有些老放山的到她家落脚，她经的多见的广，知道这是苗宝参，随手就把它放在捞小米饭的饭米汤里了。第二天，俩个人重新打上参包子，小凤交给小猪倌一路上的盘缠，打发他下营口。

那时候，火车已经从营口通到了海城。小猪倌也想打张车票坐火车到营口。可是还没等他到票房子门口，就迎来四五个老客打扮的人。最前头的那个岁数大的像是个掌柜的，他先开了腔，对着小猪倌作了一个揖说道：“把头快当，我